

怒 濤

駱 基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怒

濤

駱 基 著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怒 濤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駱 基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386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張9 1/2 插頁2 字數188,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數40,001—45,000 定價(6)0.8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志願軍在朝鮮英勇战斗的長篇小說。作者集中地描写了一个連队在長津湖畔歼灭敌人、粉碎李奇微的“新攻势”的战斗情形以及英雄人物的活动。連長楊更生帶着連队在零下三十度的酷寒里，坚守住一〇七一高地，以最差的装备击退敌人数次猛攻，两个排的战士都牺牲了，楊更生一个人还抱着炸弹炸死四十多个敌人，使敌人丧胆，不敢侵入无人守卫的山头阵地。小說又突出地描写了女文化教員夏以嫦在下碣隅里战斗中自任护士，在敌人轟炸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几十名伤员。作品还处处反映了中朝部队的友爱和朝鮮人民对志願軍的支援与爱护。

政治指導員李長青，平常不大多說話，要說起話來，總是手一擺：“就是這樣！”又堅決，又干脆。他那黑黢黢的臉膛，好象挖過七八年煤炭染黑了的皮膚，到現在還沒有洗干淨似的。兩隻圓圓的眼睛，炯炯發光，隱藏着他充沛的熱情，從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到那種明顯的愛與恨。由於左肩在解放戰爭中負過傷，創口使肌肉拉緊了，因此他有一個把左臂常常要向后擺動的習慣。他對事認真，對人誠懇，外表看起來很嚴肅，輕易不大流露他的感情。所以開始來到三連時，戰士們都不大敢接近他，跟指導員說話，總是問一句答一句，說完就走開了。

李長青原是棗莊煤礦的一個礦工，解放戰爭初期，就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已經是連隊的政治指導員了。一九五〇年八月里，黨決定派他回煤礦去工作，但是，在煤礦干了沒有多久，美帝國主義侵略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向祖國邊境進攻了，李長青又報名參加了志願軍。十月初旬，當他來到祖國的邊境——鴨綠江邊的時候，東北已經開始下雪了。就在鴨綠江邊上一個村莊里，李長青在團政治委員那里接受了任務。政委告訴他說：“戰士都是好戰士，但是連隊干部不全，新成分多，很多人沒有打過仗，所以也是缺乏戰鬥經驗與軍事素養的，

你必須去培养他們，帶領他們去作战，讓他們在战斗中鍛煉成一支能攻能守、打不爛拖不垮的部队。”

李長青本來想要求給他五天時間，進行一下整頓和教育，但是時間不允許了，任務非常緊急，美國侵略軍快要打到鴨綠江邊來了。政委對他說：

“現在只能有二天的時間作準備，必須迅速工作、有重點的做，主要的工作先做，其他的在行動中可以做，第三天我們就要過江。”

李長青沉思了一下，眼睛掃了下窗外那一片滾滾江水的對岸，手一擺，堅決的說：

“好吧，就是這樣，不過，希望上級早一點派連長來。”

李長青來到三連時，連里只有一個排長在負責，有些戰士連自己的任務也不明確，散散漫漫的，因此，他一來到，馬上就着手進行動員與整頓，補充了武器彈藥，準備了米袋干糧，二天里面，一切主要的準備工作都做了，就是防寒防凍的工作，還差得遠。因為物資供應趕不上來，戰士們的頭上、腳上還都是單的，手上還沒有棉手套，為了不失時機去打擊侵略者，也顧不得寒冷的威脅，他們就匆促入朝了，按照李長青自己的說法：

“就是這樣，我們還戴着單帽，穿着單鞋，第三天的晚上，就跨過了鴨綠江！”

抗美援朝對大家來講，這是一個新問題，不僅因為進入了朝鮮，什麼事情都陌生，而且同美帝國主義作战，那也是頭一次。因此，憑着一股熱情，跨過鴨綠江去是容易的，但是跨過江以後，接着來的就是嚴重的考驗了。

部队进入朝鲜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方大宝与何其昌吵架的事，何其昌是鴨綠江边上安東市人，日本鬼子統治时代，曾在安東摆过几年水果攤，后来有一次，因为被日本鬼子踢翻了水果攤，发了几句牢騷，被抓去坐了两个月牢。出獄以后，就憋着一肚子气，回到乡下去种田，可是又不会耕田鋤地，农民那种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农村里呆不下去，又回到安東去混日子，有时在飯館里端端菜，有机会时，也替什么商行跑跑腿，兜攬商品，实在没办法时，也在街头擦擦皮鞋，甚至賭場里也要去混混，总之，沒有固定职业，混到什么吃什么。要做生意沒有本錢，要干苦工又怕出重力，就这样混一天过一天，一直到安東解放后，何其昌才算見了太阳，又摆起水果攤来了，日子过得很不坏。安東解放得早些，所以到一九五〇年时，何其昌已經在安東城里有了两間房子了，还雇了一个小伙計，日子也越过越好了。何其昌对共产党毛主席当然是有好感的，但是他并不真是个老实人，时常也要偷偷稅什么的，所以家道逐渐小康，生活也更富裕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把他的美好生活打碎了。就在美国飞机轟炸安東市那天，一顆大炸彈恰巧掉在何其昌家里，把他一家人全部炸光，老婆和三个孩子，炸得連尸体也找不到，水果攤的資財，也全部完蛋。当时只他一个人，因在澡堂里洗澡，沒有炸到。这个飞来的慘禍，使他痛哭了三三天三夜，怨憤交加，一气之下，就报名当了志願軍，要去找美国人拚命。当然，單凭一股仇恨心去抗美援朝是不够的，沒有对祖国热烈的感情，沒有同朝鮮人民共患难的思想与意志，是經不起立即到来的考驗的。因此，

在跨上燃燒着的朝鮮土地的第一天，何其昌就呻吟起來了。

晚上的氣候特別冷，北風刮到臉上、耳朵上象刀割似的，正在火焰燭天燃燒着的城鎮，不時撲來一陣陣煙火焦臭味。本來在雪地里行軍，算不了什麼難事，討厭的是白天里出太陽化雪，路上淌着雪水，晚上冷風一吹，就結了冰，不管公路小路，到處打滑，走一步要滑幾滑，這就比在雪里走路要麻煩得多了。部隊行軍時，不斷的有人滑跌着，到處響着金屬與地面撞擊的聲音。不是洋磁碗壓扁了，就是衣服跌破了。何其昌一面走着，一面呻吟着，走上山坡，路就更難走，他跌了兩趺就哭起來了。吳保三在他後面扶着他走，替他背槍與手榴彈，後來連背包也背上了。方大寶嘴里罵着“蠢種”，一面從吳保三手里，把何其昌那又大又重的背包接了過去，何其昌空着兩手走路，還是哼唧唧的，別人又背了他的米袋與干糧，讓吳保三扶着他走。

大家在与寒風冰路搏鬥着。上山時一身大汗，下山時風一吹，貼肉的襪衣，象結了冰一樣，特別是耳朵與手脚都凍麻木了。李長青在部隊前後來回地走着，一会儿替這個背上了槍，一会儿又去扶着跌得爬不起來的人，一会儿在隊伍後面鼓勵掉隊的跟上去，一会儿又跑到隊伍頭里去了。排長、班長，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們，也都象指導員一樣的忙着，直到天亮的時候，部隊才到達了指定地點。一路上房子都燒了，留下來的房子，也隨時都有被炸毀燒毀的危險，這漫山遍野的志願軍隊伍，當然不可能住房子。李長青帶着三連，走進了指定的一條山溝里，大家找一些避風的地方休

息。

队伍到了山溝里，吳保三找到了一个避风的地方。鏟去雪，找来一些枯树枝鋪在石头上，就招呼何其昌一起来休息，何其昌跑来就躺下了，一面在哼着脚痛，一面在四面張望，怎么方大宝还没有把他的背包送来。

方大宝一只手扶着一个跌痛了腿的人，肩上挂了三四支步枪，背上背了两三个背包与一大串米袋，慢慢地从山溝外面走来。他安置好那个同志，就一路到各个班去送还他背来的东西。最后，提着那只大背包，向吳保三与何其昌躺着的地方走来了，把背包在何其昌脚边上一放就說：

“你这个背包，我背着也有些分量哩，我看你背着这家伙确是够噲！”

何其昌向他点点头表示感謝，一面解着背包一面說：

“是啊！就是这条毯子重一点，那又有什么办法，这样冷的天气，在露天里睡觉，真不是人受得了的，有条毯子盖着，总要暖和的多。”

方大宝看見吳保三蜷縮在被子里发抖，就拍了拍何其昌說：

“你看，老吳最怕冷，他行軍时候帮助你了一夜，現在你也應該帮助他，把羊毛毯拉开来，跟他两个人盖，大家都暖和多好！”

何其昌低着头解背包沒有答腔，心里想：“你又要来多管，毯子两个人盖向两头扯，最容易坏。”

方大宝講完，就去找地方安排自己休息的位置去了。

在何其昌背包里，有一条厚厚的羊毛毯子，是他家里唯

一留下的财产了，打在背包里，又大又重，可是盖起来，却是挺暖和的。何其昌看见方大宝走开了，就把毯子包在棉被上，往身上一裹，就自顾自的睡了，吴保三就睡在他旁边，他睬也不睬。

吴保三原是在广州蹬三轮车的，他从小就在暖和的地方生活，甚至看见冰雪，也觉得新奇的，当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冷劲。这个人最老实，从来就是不声不响埋头苦干，在行军中虽然冷，但因为是在运动，还可以抗得住，可是停下来就不行了。吴保三盖着那条薄薄的被子，蜷缩在何其昌身边发抖，冷得“呜呜”地响，但他还是不声不响的忍受着。

这可把方大宝气炸了，他走过去拍了拍何其昌说：

“喂，你这个人好自私！人家侍候了你一夜，现在你倒舒服，看着人家在你旁边发抖，你睬也不睬。”

何其昌把头探起来看了一下，又躺下了，嘴里唧咕着说：

“方大宝，你怎么老跟我作对！你就是看不惯我这床毯子，我这床毯子正好垫一半，盖一半，哪里还能给两个人盖？人家盖着棉被不是也很好吗？人家自己都不讲，就是你偏要来找我的别扭！”

老实说，何其昌是有些怕他的，方大宝原是在哈尔滨一个铁铺子里打铁的，长得又高又大，伸出拳头来象一只大铁锤，张开巴掌可以当扇子搧，讲起话来，象打雷一样。要是他高兴的时候，轻轻哼起什么调子来，就象一架轰炸机在头顶上飞过。气力特别大，把一挺“三八”式轻机枪提在手里，

輕巧得象拿着一根棍子。性子剛強暴烈，发起火来，說不定会一拳头把你打翻在地上的。但是他心地善良，直率爽快，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講話从来不会轉弯抹角的。自己做錯了事，总是很快承認，可对別人的缺点，也毫不放松，当面就要冲撞的。当別人有困难时，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助的手，这个連队里的人，个个都喜欢他，他也跟誰都好，可就是看不慣何其昌。在入朝以前，何其昌来到这个連队还没有几天，他們就吵过几次嘴了，而何其昌也不大看得起他，說他是草包，还給他偷偷地取上一个綽号叫做“放大炮”，虽然，当他有困难时，方大宝还是經常来帮助他，但他对这位剛烈的巨人还是不大合得来。这一次，方大宝又来管他的閑事，硬要他把毯子跟吳保三一起盖，他肚子里很不高兴，但也沒奈何，想先呆一下看，如果方大宝罢手了，就算了，如果方大宝还坚持下去，那就只好把毯子拉开来两个人盖了。因此，他輕輕地嚙苏了几句，又躺下不动了。誰知方大宝却不是象他想的那样溫柔，眼睛瞪得滾圓的，三脚两步跨过来，一把抓起羊毛毯子，連着被子輕輕一提，把何其昌滾到石头下边的雪里去了。他把毯子連被子，一起擲在两三丈外面的雪堆里，这一下子就吵鬧开了。

等到李長青跑来的时候，吵鬧的高潮已經过去，何其昌还站在石头上哭鬧，吳保三呆坐在鋪着枯树枝的地方，披着被子，不声不响的发着抖。排長高金秀与班長高銀秀早在那里了，銀秀在整理着毯子与被子，帮何其昌鋪起来，金秀却在解釋帶批評的跟何其昌說話。只有方大宝气呼呼的，一个人坐在老远的一块石头上。李長青知道高金秀兄弟俩

能够处理好这件事的，不需要他去插嘴，他就走到方大宝那里，輕輕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大宝，你怎么啦？”

方大宝低着头，呼呼地出着粗气，停了一会說：

“指导員，我丢毯子是不对的，可是象他这样自私自利，真是太气人了。”

李長青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就輕輕地跟方大宝談着：

“何其昌有許多思想行动都是不好的，但是他来抗美援朝总是好事，是不是？我們一方面要改造他，一方面还要团結他，我們大家团結好，才能战胜美国鬼子，你說对嗎？”

方大宝叹了一口气說：

“話是那样說，象他这种人，有什么用？平时自私自利，总想自己占些便宜，一到行动就要别人服侍他，这种人不但沒有用，反成了个包袱。”

李長青低头沉思了一下說：

“开始吃不起苦也是常有的事，以后可能会好起来的，你知道，他对敌人有血海深仇，打美国鬼子他是坚决的，好好的教育他，团結他，多一个人打鬼子有什么不好呢？象你这样对待他，那他就永远要坏下去了，就是这样，这岂不是反而削弱了我們自己的力量？呃？”

方大宝低着头，还是喘着粗气，忽然把大巴掌在空气里一揮，“呼”的一陣风，接着提高了嗓門說：

“指导員，你說的道理都对，可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人，这个人自私自利不算，还要欺侮老实人，吳保三这个人最老实，他就常常使喚他，象使喚他鋪子里的伙計似的。自己的

衣服也叫吳保三洗，有時候還要諷刺他，常常叫他是駕駛員。”

“什麼駕駛員？”李長青聽不懂他的意思。

“還不是諷刺人！因為吳保三原先是蹬三輪車的，他就管吳保三叫三輪車駕駛員。指導員，你想想，這種人，唉！我實在不能跟他呆在一起。”

李長青站起來，在雪地里來回地走着，沉思了一會說：

“你的話是對的，何其昌這種思想和行為是不允許發展下去的，就是這樣！我們可以考慮你的意見，大寶，你是一個好同志，可是你那個暴躁的性子，也要好好的改一改，以後不准再吵架，知道嗎？好了，快去休息吧，就是這樣。”

李長青回到自己的地方，馬上就把高金秀兄弟倆，還有另外兩個黨支部委員找了來。

“我們今天開個支委會，因為連隊現在碰到了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冷’，我們如果不想辦法，趕快克服這個‘冷’的問題，再走不了幾天，就要凍壞大批的人，等到打起仗來，就沒有人了，今天已經有二十多個凍腫了手脚，耳朵凍壞的更多，有三個同志停下來就去烤火，現在三個人的手都在淌水爛起來了。剛才方大寶跟何其昌吵架的起因，也是因為‘冷’，其實這還是剛剛開始，天氣還要冷下去，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黨支部必須預見到困難的嚴重性，走在問題的前面，就是這樣！要立即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李長青又嚴肅地擺着手說：“我們大家來討論怎樣解決的辦法吧！”

支委們都認真的听着，嚴肅地望着支部書記，考慮着，高金秀首先發言：

“我同意支部書記的意見，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現在問題最大的，是沒有棉帽子、棉手套，絕大部分同志沒有皮鞋，單鞋一走上雪地，就潮了，再結上了冰，就最容易走坏，鞋子潮了，脚也最容易冻坏。所以我認為，現在首先要解决的是棉帽、棉手套以及如何保护脚的問題。”

于是大家热烈的进行了討論，討論了一会，覺得实际困难很难解决，沒有布与棉花，拿什么来做棉帽、棉手套呢？皮鞋就更沒有办法了，后方的大批物資，一下子又赶不上来，我們入朝确是太匆促了，大家想不出好办法。

后来，还是三排的支委九班長賀長林說：

“我們班里的小鬼罗思亭，人小办法却多，今天一清早到了这里，別人忙着休息，他却不休息。我看見他把單褲脚管撕下一段，从棉被里挖出一点棉花，一个人在縫着防风的帽耳朵，我阻止他，这不是破坏公物嗎？他反說我是太机械，他說被子里少一点儿棉花，不覺得什么，可是耳朵和手保护好了，可以打仗。我說不过他，但是他不請示就做，总是不对，所以我还是沒有讓他做。現在我想，他的办法是值得研究的。”

“要做棉手套跟防风帽耳，一定要拆掉一部分被子那行嗎？”高金秀說了一句。

于是，討論又热烈起来了，經過只有二十分鐘的研究就决定了：打了个报告給营部，提出一項建議，建議有这样几条：一、一个班拆掉两条被子，每人做一个防风帽耳，一双棉手套，規定两个人合睡，比一个人盖一条被要暖和得多；二、鞋子进行調整，穿單鞋要有預备鞋，白天休息了，就要換干

鞋，烤干湿鞋，晚上行軍再穿；三、炊事班要做到供給热水、热飯。

支委会很快就結束，最后又通过了李長青的建議，把何其昌調到三排九班去，要賀長林好好的教育改造他。跟方大宝也离开远一些，不致于常常鬧問題。

报告很快批下来了，营長高兴地告訴李長青說，团部对他們的建議認為很好，現在全团，甚至全师都在照他們的办法做了。

从此，每人都有了棉手套与防风帽耳，比起昨天晚上开始行軍那时候来，跟寒冷搏斗也更有利条件。

2

队伍沿着公路前进。一路上，到处看到的是烟火弥漫的、燃燒着的城鎮与村庄，美国侵略者的飞机，到处肆虐，沿公路一綫沒有一間完好的房子。一路上陆續不断地走着从南边逃来的老人和妇孺，他們忍受着疲憊与飢餓，在刀刮似的寒风里，迎风前进，战争苦难的阴影，正籠罩着这个年輕的国家，但是朝鮮人民並沒有停止战斗，他們在搶救受伤的人，他們在筹备軍粮，他們在替部队做向导。他們的房屋被毀掉了，就在山溝与森林里安下了家。从南面逃来的老弱妇孺們，也一群群的都收留到他們的家里去。人們常常穿着單薄的衣裳，站在风雪里，热情地望着漫山遍野的中国人民志願軍向南开去。

李長青帶着他的連队，同大部队一起在前进着。天已經不早，快近半夜了，天上挂着一輪明月，照着公路两旁黑

黢黢的田野，敌人的夜航机正在来回的轉着，只要一发现火光，馬上就会丢下炸彈来，部队走了一会，停下来休息了。

好象奇迹似的，李長青看見靠公路边上十几公尺的地方，有一間看起来还完整的房子，不知是好奇还是什么原因，李長青向那房子走去，想看看这房子究竟是不是完整的。他站在房子前面看着，忽然看見屋角拐弯的地方，有一个黑影閃了一下。

“什么人？”李長青喊了一声就掏出卜壳枪，向拐弯处走去。那黑影站在那里，显得是个很矮小的人，李長青走近去，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看起来还不到十岁的小姑娘，头上頂着一个籃子，籃子里尽是泥土与小石块。他急忙收了枪，替她把籃子提着，輕輕地說：

“小姑娘，你在半夜里頂着籃子干什么呀？”

小姑娘不声不响的站着，靜默了一陣，忽然嗚嗚地哭起来了。李長青知道她不懂得他的話，但他又不会講朝鮮話，手足无措的站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等了一会，只好沒有信心地，又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說：

“不要哭，不要哭，好孩子，有什么事告訴我吧！”

高銀秀、方大宝他們几个人，因为听見了声音，也跟着来了。他們都站在李長青背后，一声不响地望着。

“叔叔！”小女孩忽然意外地，講着很不坏的中国話說：“我媽媽死了！”

“噢！”李長青开始能够捉摸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小姑娘一会儿就停止了哭泣，实际上，她已哭了很久，两眼也哭得紅腫了。她也已經感觉到，哭是一点用处也沒

有的。她停止了哭泣，擦干了眼泪，激动地叙述她的经过。

这小姑娘是东海边上，咸兴一带的人，名叫郑贞玉。一九五〇年以前，曾跟着爸爸、妈妈在中国东北呆过几年，所以会说中国话。这次美国侵略军在咸兴登陆后，一家人就出来逃难了，在路上一家人都被冲散，她跟妈妈就径直向中国边境走，一直走到了这里，妈妈还背着小妹妹，身体又有病，昨天走到这个空房子里来休息。晚上就看见了大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南开去，妈妈就说，她不走了，她说中国志愿军不吃冷水，她要每天在这里烧开水。今天她烧了三大锅开水，给过路的志愿军喝了，天快黑的时候妈妈正在打水，来了一架敌机，扫了一阵机枪，把她打死了！小姑娘稍微停了一下，看见了李长青手里提着的那只篮子，又说：

“叔叔你来！”

小姑娘把人们带到离房子十几公尺远的田里，他们用手电筒照亮了地上，在一条浅浅的沟里，躺着一个妇女的尸体。一条白裙子盖在头上，在裙子下面，露出了散乱的长发。从脚到胸脯上，已经堆满了潮湿的泥土与小石块。情况已经很明白，女儿使尽力量，把母亲拖到这条浅沟里后，在这深更半夜里，就这样顶着一篮又一篮的泥土，在掩埋着母亲。

李长青眼圈红了一阵，他很想向小姑娘讲一些什么安慰的话，譬如象：“志愿军叔叔替你妈妈报仇！”之类，但他没有讲，这些话怎么能够填补得了这小姑娘的悲痛与仇恨？他机械地从战士手里接过一把洋锹来说：

“来，我们来替你挖吧！”